

論龍應台《目送》中的孤獨書寫

投稿類別：文學類

篇名：論龍應台《目送》中的孤獨書寫

作者：

陳美儀。景美女中。高三善

指導老師：

陳文慧老師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筆者平時即鍾愛龍應台的文章，尤為喜愛她的親情散文《目送》與《親愛的安德烈》一類。筆者在閱讀《目送》的過程裡，留意到龍應台在書寫「家庭」及「親情」主題時，筆端流露濃厚的孤獨感，這令筆者好奇其孤獨感的產生是否與家庭有關？筆者希望能夠揭開《目送》親情書寫的重重包裝，挖掘龍應台書寫孤獨的深沉底蘊。在《目送》裡，龍應台不只寫自己的孤獨，也有大篇幅體察母親的孤獨敘寫，這也使筆者好奇龍應台如此書寫的用意，龍應台的孤獨與母親的孤獨，二者之間又可能存在什麼樣的特殊聯繫？

二、論文架構

本篇論文將著重探討《目送》中的孤獨書寫，觀察其孤獨感的開端，以及孤獨對其生活態度、人際關係的影響。正文分為三部分，一為探討龍應台自身孤獨感，一為分析龍應台筆下母親的孤獨，觀察龍應台是如何看待自身與母親的孤獨感，進而發展與自身孤獨的相處之道。

貳●正文

在《目送》之前的作品極少見到龍應台談孤獨，唯一一處是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龍應台回顧自己的童年成長經驗：

我也是永遠的插班生，全家人跟著槐生的公職走。每到一個地方，換一個宿舍，又被老師帶到一班六十個孩子面前，說『歡迎新同學』，當你不再是新同學，有玩伴可以膩在一起的時候，卻又是走的時候了。¹

由於父親是警察的關係，經常需要職務調動，使得龍應台的求學歷程多次轉學，不斷遷徙的成長背景無可避免地讓她感到孤單。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她多次自剖：「那種和別人不一樣的孤單感，我多年以後才明白，它來自流離。」²無法在一個地區長住並融入同年齡的同儕群體，使龍應台無法對一塊土地有依存及歸屬感，內心始終覺得自己是個被排拒的局外人。

然而即使龍應台的童年不斷地遷徙、變動，家人依然相伴彼此、一同成長：

兄弟姊妹的笑鬧踢打和被褥的鬆軟裹在帳內，帳外不時有大人的咳嗽聲，

¹ 龍應台：〈木麻黃樹下〉，《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台北：天下雜誌出版社，2009年），頁344。

² 龍應台：〈木麻黃樹下〉，《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台北：天下雜誌出版社，2009年），頁345。

走動聲，竊竊私語聲。朦朧的時候，窗外絲緞般的梔子花香，就幽幽飄進半睡半醒的眼睫裡。帳裡帳外都是一個溫暖而安心的世界，那是家。（《目送》，〈寒色〉，頁 69）

即使環境的變動讓她經常感到孤單、流離，但是家人為龍應台提供了心靈上的穩固支持，為她構築了一個溫暖安心的世界。

因此，在龍應台前期的作品之中，幾乎看不到她意識並書寫自身的孤獨，一直到《目送》才看到龍應台大篇幅的書寫並剖析自我與他者（即母親）的孤獨，此皆將於後文進行深入探討。

一、對自身孤獨之體認

（一）孤獨意識的萌發——婚姻離異

童年時，家庭是龍應台溫暖的避風港，即使不斷遷徙，父母與兄弟姊妹的陪伴提供龍應台源源不絕的幸福與支持，而在龍應台成年後，亦曾經有一段幸福美滿的婚姻，在《目送》裡可以看到她對過去回憶的描述：

和人做終身伴侶時，兩個人在哪裡，哪裡就是家。曾經是異國大學小城裡一間簡單的公寓，和其他一兩家共一個廚房。窗外飄著陌生的冷雪，可是臥房裡伴侶的手溫暖無比。……家，也就是兩個人剛好暫時落腳的地方。（《目送》，〈寒色〉，頁 69）

龍應台於一九八零年代與在大學相識的丈夫結婚，成家以後，儘管不停搬遷於歐洲各國，兩人也有一段幸福的時光，相知相惜的情意讓彼此即使身處陌生寒冷的異鄉也不感孤寂，隨後，孩子的出世使家的結構更加完整，婚姻生活洋溢著喜悅與溫馨。然而很快地，因為龍應台工作調度的關係，聚少離多使這段異國婚姻劃下了句點。多年以後，在《目送》裡，龍應台始隱諱地回顧離婚當時的心境：

家，一不小心就變成一個沒有溫暖、只有壓迫的地方。外面的世界固然荒涼，但是家卻可以更寒冷。一個人固然寂寞，兩個人孤燈下無言相對卻可以更寂寞。（《目送》，〈寒色〉，頁 71）

龍應台深刻省思並刻劃婚姻關係中的孤獨，這是龍應台成年後孤獨意識萌發之根源。過往在她作品中所架構的「家」的理想圖像崩解，家只剩一個名存實亡的空間，當夫妻兩人的心靈不再相契，只能無言相對時，處在其中只有無盡的悲涼與寂寞。龍應台於 1999 年離婚，卻一直到 2008 年出版的《目送》中始隱晦的回顧這段經歷帶給她的傷痛，可以合理推測婚姻離異在這個階段給龍應台生命、心靈

曾帶來的巨大衝擊。

（二）孤獨意識的深化——子女出走

離婚後，龍應台試圖藉著與孩子建立親密的依存關係，重構家的溫暖圖像，曾經她以為孩子在哪裡，哪裡就是家（《目送》，〈寒色〉，頁 71。），但是漸漸地她發現事與願違：

我問安德烈，你為什麼不跟我寫電郵？

他說：媽，因為我很忙。

我說：你很沒良心耶。你小時候我花多少時間跟你混啊？

他說：正常一點。（《目送》，〈母親節〉，頁 99。）

龍應台渴望和孩子雙向溝通，進行情感交流，但是當孩子長大，追求獨立自主，已不再是當年依戀母親，能永遠與母親相依相伴的小男孩。不斷被孩子拒絕的龍應台，先是錯愕疑惑，然後陷入不可自抑的悲傷。

難得和兒子相聚時，兒子也是戴起耳機，專注在自己的世界裡，彷彿將母親徹底隔離在外，內心豎起一座高大圍牆，讓龍應台無法跨越：

有時他在對街等候公車，我從高樓的窗口往下看：一個高高瘦瘦的青年，眼睛望向灰色的海；我只能想像，他的內在世界和我的一樣波濤深邃，但是，我進不去，一會兒公車來了，擋住了他的身影。車子開走，一條空蕩蕩的街，只立著一只郵筒。（《目送》，〈目送〉，頁 7）

這段文字中，龍應台不直接地說出她的心理狀態，而是用景語呈現情語：一人處於高樓，一人在地面上，營造出兩人遙遠的距離，象徵兩人心靈間巨大的隔閡，「一條空蕩蕩的街，只立著一只郵筒。」傳達兒子離去，自己被拋下的孤獨落寞，而她也無能為力，「郵筒」正是龍應台的化身，只能孤單地停留在原地。

當龍應台的愛對孩子來說是種負擔，會使她喪失對母親角色的自信及認同感，龍應台意識到了自己被拋下的無邊孤獨，這使她心目中家的圖像再一次分崩離析，這是龍應台於離婚後再度強烈地體認到孤獨，讓她意識到孤獨似乎無可規避，尤其當自己將生活重心完全依託在另一個人身上時，孩子的出走益發深化了她的孤獨。

（三）親子關係的反思與重構

龍應台原本將情感寄託在子女身上，然而子女勢必要離巢獨立，寄託子女導致更大的孤獨感，但這亦使她開始反思自己與父母之間的關係：

我慢慢地、慢慢地瞭解到，所謂父女母子一場，只不過意味著，你和他的緣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斷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漸行漸遠，你站在小路轉彎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訴你：不必追。（《目送》，〈目送〉，頁9）

龍應台回想起自己進入大學教書的第一天，父親目送自己離去的那一刻，父親的心情也必如自己目送兒子離去時一般。然而現在她終於能體會當初父親的心情，而有了這般人生常理的體悟。在這段破碎重構的過程之中，龍應台漸漸看清家庭不斷循環的此一過程，隨著成長，孩子們不得不脫離原生家庭，離開父母出外各自開創自己的家庭。在〈寒色〉中她描寫一個家庭逐漸離散的情景，像是一篇昭示家庭本質的寓言：

人，一個一個走掉，通常走得很遠、很久。在很長的歲月裡，只有一年一度屋裡頭的燈光特別燦亮，人聲特別喧嘩，進出雜沓數日，然後又歸於沉寂。留在裡面沒走的人，體態漸孱弱，步履漸蹣跚，屋內愈來愈靜，聽得見牆上時鐘滴答的聲音。梔子花還開著，只是在黃昏的陽光裡看它，怎麼看都覺得淒清。（《目送》，〈寒色〉，頁69）

龍應台描寫家庭逐漸空蕩的沒落景況，兄弟姊妹各自成家、父母衰老死亡……種種情形，使得人們脫離了他們原本建立的家。那一年一度的光亮，反而襯托出日日沉寂時的巨大孤獨感。最終，家成了廢墟，梔子花所象徵的看似也不再是幸福。從引文可以感受到龍應台對原生家庭四分五裂的濃濃感慨，曾經，她也是不曾回頭的過客，直到經歷了為人父母，成為被孩子拒之在外、被留下的那一個，她才發現原來家的晚景竟是如此，她對父母親便有了許多的同理與反省：

你曾經很婉轉地對他說：「我四十歲了，你不必牽我的手過街。」他說「好」，到了過街，他的手又伸了過來。後來你又很嚴肅地告訴他：「我已經五十歲了，你真的不必牽我的手過街。」他說「好」，到了過街，手又伸了過來。他的手，肥肥短短厚厚的，很暖。（《目送》，〈同學會〉，頁275）

龍應台真切體會到父母親對子女的愛不會隨著子女成長、年齡增加而改變。儘管龍應台無數次拒絕這雙手，但是父親溫暖的雙手始終包容她、將她牽起，如同龍應台想牽起十八歲安德烈的手一般：

然後有一天，一個個兒很高、腿很長很瘦的年輕人，就在那光天化日人來人往的大街上，很認真地對你說：「我已經十八歲了，你真的應該克制一下要牽我手過街的反射衝動。」你當場愣在那裡，然後眼淚巴巴流下，止不住地流。（《目送》，〈同學會〉，頁275）

「牽手」這一個動作不約而同地成為父母對子女愛的表現。曾經面對父親，龍應台是個不馴的女兒；對於兒子，她是個過度寵愛又脆弱的母親，被兒子拒絕後留下的淚水是因為兒子已經不像過去那般地任她愛護了？或者她也憶起自己曾傷了父親的心而深深悲傷？龍應台在《目送》中書寫兩代親子關係時，常藉相同場景及意象作對舉呈現，龍應台走過婚姻離異、子女出走，除了意識到深刻的孤獨，也讓她反思自己與雙親的關係，這皆使她對生命有了深一層的領會及成長。

在父親去世之後，龍應台花許多心力陪伴著母親，試圖彌補過去在家中缺席的時刻，在過程中，她觀察到母親身心靈上的轉變，並得以貼近母親的內心世界，體察母親心底的孤獨，這將在下一章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二、對母親孤獨的觀照與投射

龍應台從自己與子女的相處歷程中反思，逐漸同理父母親的角色與感受，父親去世，她希望成為母親的情感支柱，因此花更多時間與母親相處，在《目送》中龍應台紀錄這段陪伴的歷程，她以一種介於理性觀察與同理感受的微妙距離，觀看並書寫母親的老年孤獨。

（一）老年喪偶

在母親失去伴侶之前，夫妻之間過著幸福和睦的生活，父親總能夠給母親許多的歡笑與陪伴。然而父親老的極快，在這過程中，逐漸失去了作為人的尊嚴，人們不再注視他，不再關心他，父親彷彿如同隨時間崩壞的石頭，逐漸老化：

「老」的意思，就是失去了所有人的注視，任何人的注視？

你突然回頭去看母親，她的頭髮枯黃，像一搓冬天的甘草，橫七豎八的頂在頭上。眼裡帶著病態的焦慮——她，倒是直勾勾地注視著他，強烈、燃燒、帶點發狂似地注視著他，嘴裡喃喃地說：「同我說話，你同我說話。我一個人怎麼活，你同我說話呀。」（《目送》，〈眼睛〉，頁 293）

龍應台質疑著，是否只有我在注視著父親？但當她一回頭看見母親，她便知道母親才是那個最痛苦、最熱切凝視著父親的人。母親的頭髮糟糕、儀容不及眼神激烈帶點發狂都呈現出此刻她的焦慮與急切，嘴裡說出的話則是毫無遮掩地呈現出她的孤獨，「我一個人怎麼活」強烈地道出了面臨老年喪偶危機的無助，父親和母親原本應相依終老，如今父親即將先走一步，母親的生命頓失所依，絕望與孤獨濃濃體現。

在父親去世之前，龍應台所熟悉的母親是極外向潑辣的：

她走路那麼輕，說話那麼弱，對你是新鮮的事。記憶中，任何時候、任何場合，她總是那個笑的最大聲，動作最誇張的那一個。（《目送》，〈假牙〉，頁 272）

母親活潑開朗的形象從小便深根柢固在龍應台的腦海中。而在父親去世後，母親的性情由外向潑辣轉為安靜消沉：

她淡淡地看著你，眼睛竟然亮的像透明的玻璃珠，幽幽地說：「你爸爸走了，這些，有什麼意思呢？」（《目送》，〈女人〉，頁 267）

當龍應台詢問母親想不想回杭州老家走走時，母親消沉地婉拒。父親的離世，也帶走了母親在這世界的依傍。龍應台刻劃母親的神情「淡淡地」、「幽幽地」，輕點水似的筆觸將母親內心的徬徨與孤獨描繪得十分具體。孤獨感幾乎將母親轉化成了另一個人。

對比母親的老年喪偶，龍應台雖也因中年離異而失去伴侶，但二者體現出的孤獨感層次全然不同。對比離婚，死亡則是不可逆的，留下的是永遠的空。而在年齡上，老年人承受不住生命更多的變化與失去，因此老年喪偶所帶來的衝擊遠遠大於中年離異，這也連帶影響母親以及龍應台二者日後面對孤獨的態度。

（二）因衰老帶來的其他變化

1、同代人的凋零

喪偶以後，生活還是要繼續下去，然而龍應台的母親應美君已屆垂暮之年，熟識的親朋好友紛紛離世，此時母親陷入了消沉，對任何事物都已漸漸喪失興趣：

坐下來喝杯涼茶，你說：「帶你回杭州老家好嗎？」

「不去，」她說：「他們都死了，去幹什麼呢？」

「那個表妹也死了嗎？」

「死了，她還比我小三歲。都死了。」

那個「都」字，包括一起長大的兄弟姐妹，包括情同姊妹的丫頭，包括紮辮子時的同學，包括所有喚她小名的同代同齡人。（《目送》，〈女人〉，頁 267）

母親身邊已無任何一個同鄉同代的同齡人，意謂著自己於世界上的所有牽繫正一點一點地消失，從母親的口吻可以看出她對生活的消沉態度，被反覆強調的「都」字，抹殺所有可能讓她振作起來的機會，說明母親看待未來的消極與絕望。

2、與新世代的隔閡

除了伴侶過世、身旁的親友一個個離世外，母親要面對的還有一個全然陌生的新世界：

又回到人流裡，你開始看人。你在找，這滿街的人，有多少是她的同代人？睜大眼睛，密切地看。沒有，走過一百個人也不見得看見一個八十歲的人走在其中。……不只一個西門町，對她，是不是整個世界都已經被陌生人佔領，是不是一種江山變色，一種被迫流亡，一種完全無法抵抗的放逐，一種秘密進行的、決絕的眾叛親離？（《目送》，〈女人〉，頁 269）

儘管母親什麼也沒有告訴龍應台，但龍應台想像母親處在這個新世代的心情——和她完全沒有任何交集的新世代，是怎麼樣一種「裡也不是，外也不是」的孤獨感，內在的自我無法融入世界，世界亦無法接納內在的自我。這和龍應台過去「局外人」的生命經歷十分相似，龍應台流離的成長經驗與家國記憶造成了她對國族認同的模糊與不確定感，這種覺得與外在世界格格不入、無所依歸的流離感，龍應台和母親在這方面是極為相似的，因此她能夠體會母親的感受，揣想她無助徬徨的心情。

3、死亡的迫近

喪偶及與新世代的隔閡讓母親身心遭受巨大壓力，意志也逐漸消沉，導致母親快速老化，孤獨感幾乎將母親的快樂摧殘殆盡：

天微微亮，她輕輕走到我身邊，沒聲沒息地坐下來。年老的女人都會這樣嗎？身子愈來愈瘦，腳步愈來愈輕，聲音愈來愈弱，神情愈來愈退縮，也就是說，人逐漸逐漸退為影子。年老的女人，都會這樣嗎？（《目送》，〈雨兒〉，頁 11）

龍應台筆下的母親像是飄忽在這時空的虛渺雲氣，龍應台意識到母親的急速衰老，生命的氣息若有似無，益趨微弱，死亡的陰影迫近。連續叩問「年老的女人都會這樣嗎？」連問兩次，使讀者感受到其焦慮與危機感，此處一面憂慮母親，另一面彷彿也是憂慮未來的自己。龍應台將自我與母親連繫在一起，透過母親，她彷彿可以看到將來自己衰老的處境。龍應台曾描寫一個家庭逐漸分崩離析，所有人皆一一離去的情景：

然後其中一個人也走了，剩下的那一個，從暗暗的窗簾裡，往窗外看，彷彿

佛看見，有一天，來了一輛車，是來接自己的。她可能自己鎖了門，慢慢走出去，可能坐在輪椅中，被推出去，也可能是一張白布蓋著，被抬出去。
(《目送》，〈寒色〉，頁 69)

龍應台想像這個家的最後景象，當所有的人一一離開（或離世），被遺留下的最後一人也失去了生存的憑依，只能絕望、被動地等待死亡。這個「她」除了暗指龍應台年邁的母親，亦投射對自身晚年處境的焦慮感，或許這便是她未來的寫照，龍應台認知到生命存在無可規避的終極孤獨，每個人終將衰老，最後獨自面對死亡。

在陪伴母親的過程中，龍應台意識到自己晚年可能會面臨的相同危機，這使龍應台認知到她必須積極思考孤獨，不能讓孤獨席捲全人因而喪失生存的動力與意義，在下一章中將會探討龍應台如何積極詮釋孤獨感。

三、對孤獨的重新詮釋

孤獨是必然的，人生來就會經歷孤獨，如同蔣勳在《孤獨六講》中說道：「即使我們與最親密的人擁抱在一起，我們還是孤獨的，在那一剎那就讓我們認識到倫理的本質就是孤獨。」³倫理，便是人與人的關係，人與人之間的本質、生命最終的走向便是孤獨，在龍應台一面為這無法擺脫的孤獨意識所困時，她一面也在尋找生命的新出口，透過旅行與思考，她對孤獨有了較以往不同的觀點與解釋，對如何排解孤獨感也有一些個人的獨特領會，以下分為兩點論述龍應台對孤獨的重新解釋與排解方式。

（一）智慧來自於孤獨

在〈跌倒—寄 K〉中，龍應台提到一個問題，便是我們的教育從不教人如何面對痛苦、挫折與失敗，人往往都是獨自在失敗中不停地學習著：

現在 K 也絆倒了。你的修行開始。在你與世隔絕的修行室外，有很多人希望捎給你一句輕柔的話、一個溫暖的眼神、一個結實的擁抱。我們都在這裡，等著你。但是修行的路總是孤獨的，因為智慧必然來自於孤獨。(《目送》，〈跌倒—寄 K〉，頁 58)

從上述引文中可以看到龍應台認為一個人的修行是必要的，儘管它往往十分地孤獨與難以承受，但是處於孤獨的環境下，人可以有更多對生命的思考進而產生個人的智慧。關於孤獨與智慧，蔣勳也在《孤獨六講》中說道：「孤獨是一種沉澱，

³ 蔣勳：《孤獨六講》（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8 年），頁 271。

而孤獨沉澱後的思維是清明。」⁴蔣勳認為孤獨沒有不好，思維經過孤獨洗刷後反而能獲得智慧。而龍應台在〈山路〉、〈寂寞〉進一步論到個人的修行：

有些事，只能一個人做。有些關，只能一個人過。有些路啊，只能一個人走。（《目送》，〈山路〉，頁 26）

有一種寂寞，茫茫天地之間「余舟一芥」的無邊無際無著落，人只能各自孤獨面對，素顏修行。（《目送》，〈寂寞〉，頁 30）

上述引文從兩個方向出發，一從修行導致寂寞，一從寂寞導致修行。其共通點為人生中個人獨自修行是必然的，其伴隨而至的孤獨感也是無可避免。在龍應台的人生中，有大大小小這樣獨處的時刻，或許都觸發了一些她的孤寂感，但是她認為這些孤獨感不是完全消極，孤獨能使她思考，進而產生智慧。

（二）孤單卻不孤獨

龍應台旅居於香港期間，住在一個機能便利又安靜舒適的村落，在這個村落有一個似廣場的空地：

香港仔的廣場，停了滿滿的人，幾百個老人家，肩並肩坐在一起，像胖胖的鴿子靠在一起取暖。他們不見得彼此認識，很多人就坐在那兒，靜默好幾個鐘頭，但是他總算是坐在人群中，看出去滿滿是人，而且都是和自己一樣白髮蒼蒼、步履蹣跚的人。在這裡，他可以孤單卻不孤獨，他既是獨處，又是熱鬧；熱鬧中獨處，彷彿行走深淵之上卻有了欄杆扶手。（《目送》，〈我村〉，頁 130）

在這個廣場，「他」可以自在地融入其中，他，指的不一定是龍應台自己，但龍應台藉由「他」帶出自己對群與己、熱鬧與孤獨的全新認知。在這裡，互不相識的人們坐在一起，氣氛實是熱鬧，儘管「他」是一人前來，但在這裡有無數個「他」，無數個和自己相似的人們，他雖孑然一身，但已不再孤獨，這些人群給予「他」如欄杆扶手般的支持力，彷彿在告訴他：一個人的心靈也可以是自在富足的，陌生人中也有能和自己相近相依的靈魂。這樣的體認給了龍應台一種無法言喻的歸屬感，予她「孤單卻不孤獨」的感受。龍應台認為，即使身處異國、陌生人所在的環境，人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歸屬感，只要敞開心靈，就能融入陌生的土地、群體，找到心靈的家園，這種感受即與蘇軾的「此心安處是吾鄉」相似。

儘管源自於家庭的孤獨感難以消解，龍應台最後由內在找到對抗並化解孤獨感的力量，透過內在的修行，為自己找到生命源源不絕的動力。

⁴ 蔣勳：《孤獨六講》（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8年），頁 228。

參●結論

《目送》寫在龍應台離婚、離子、父親也離世的那段期間，是這些變故，讓她開始去認識孤獨，學著去跟孤獨協商，進而排解孤獨。

從龍應台意識到自身的孤獨開始，她對家庭的認知也有了翻轉，原生家庭給予她源源不絕的幸福，但到了再生家庭時，婚姻離異讓她感到寂冷，於是她開始尋找解決方法，向內尋求與孤獨共處的智慧，向外脫逃至孩子或是友人之處，然而這過程中，龍應台難以跨過她與孩子之間的鴻溝，脫逃至孩子之處卻碰壁，這使龍應台開始反思自己與父母之間的關係，無論是兒時或是成年後，她都扮演一個離開父母的角色，這與她和兒子之間的關係有異曲同工之妙，安德烈在成長過程中亦是與母親之間時遠時近。當龍應台自己也為人父母後，才能夠回過頭反省。然而父親去世使得母親頓時失去伴侶，龍應台此時便成為帶領母親走出悲傷的重要角色，在龍應台陪伴母親的過程中，她對母親內心的觀照也影響了自身，龍應台是一個積極對抗孤獨感的人，她不斷地想方設法尋找走出孤獨的方式，而母親則是透過遺忘讓自己從孤獨中逃離出來，從這之中可看出兩人對於孤獨感的態度不同，龍應台急於突破、尋找抒解孤獨的方式，最後，她找到了全新看待孤獨的方式。

關於《目送》中的孤獨書寫，此篇論文首開前例進行研究，想必有許多疏漏不全之處，期待未來能有機會一一修正使其圓滿。

肆●引註資料

龍應台(1994)。孩子，你慢慢來。台北：皇冠文化出版社。

龍應台(2007)。目送。台北：時報文化公司。

龍應台(2009)。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台北：天下雜誌出版。

龍應台(2015)。目送精裝版。台北：印刻文學出版社。

蔣勳(2008)。孤獨六講。台北：聯合文學出版。